特展介紹

揭開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之暹羅金葉表文之神秘面紗

陳鴻瑜

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一張廣受重視的暹羅敬奉清朝的金葉表文，對於它的來歷，長期以來並無詳細說明，成爲文物典藏上的一個謎題。今經多方努力考據終於眞相大白，它是暹羅國王拉瑪三世（Rama III, 1788-1851）於 1827 年敬奉給道光皇帝的金葉表文。今（2019）年十月五日至明年一月五日，該金葉表文將於故宮南院「薩瓦蒂泰——故宮泰文化特展」展出。

前言

從宋朝在 973 年與越南建立朝貢關係起，中國和東南亞國家的朝貢關係，呈現不同的面貌，因不同國家而有不同的朝貢方式，包括使節往來、遣使時機和往來貢道，均有所不同。基本上，中國與周邊國家之關係有親疏遠近之別，雖言都是朝貢關係，但實質上有所區別的。例如，中國和朝鮮的朝貢關係，應是最為親密，外交受中國節制；其次為越南，有獨立外交權；再其次為暹羅、滿剌加（馬六甲）、緬甸、真臘、爪哇、南掌等國。其他國家的關係則更為疏遠，僅是名分上的朝貢。

朝貢有一定的定制，就進貢物品而言，通例是貢方物，特例是貢金銀及相關之金銀器皿。就貢書而言，除了越南之外，早期東南亞國家到中國，因為他們不使用紙和筆，所以有些是使用貝多葉（棕櫚葉）書寫，有些則無，而是由廣東或福建海關官員代為書寫。

以金葉表文作為貢書之型式，是開始於明朝。在此之前，並無一個進貢中國的國家使用金葉表文。金葉表之製作，是將黃金打成薄片，然後在上頭刻字。以黃金製成表文，有兩層意義，第一，葡萄牙於 1511 年滅馬六甲王國後，遣使到暹羅，開展兩國的關係，暹羅人才從葡萄牙人處開始認識及使用紙張。[1] 換言之，在暹羅使用紙張之前，除了使用貝多葉書寫外，就是使用金葉。第二，為了表示對中國的敬意，使用最為尊貴的金葉。在早期東南亞國家，當屬國進貢宗主國時必須進貢「金銀花樹」（Bunga Mas），即以銀打造成樹葉，金打造成花，整個貢禮呈現一棵小聖誕樹。（圖 1）東南亞國家，特別是暹羅習慣以黃金作為最高敬意的表現，例如以金箔鑲嵌佛陀或佛廟。惟暹羅並非以「金銀花樹」進貢給中國，因為其並非中國的屬國，而是以另一種金葉表文的型式進貢中國，以對應中國給暹羅的紙張書寫的誥書。

圖 1　金銀花樹　取自維基百科「金銀花（Bunga mas）」條目：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ndex.php?curid=69502944（The Bangsawan提供，CC BY-SA 4.0），檢索日期：2019年9月4日。
十九世紀末葉，泰國南部四邦吉打、吉蘭丹、登嘉樓和北大年的蘇丹致贈「金銀花樹」給當時的宗主國暹羅國王之禮物，象徵雙方友好。

敬奉金葉表文給明國的東南亞國家

查考古籍，最早致送金葉表文的國家是暹羅斛國，該國在中國改換朝代為明朝後，於明太祖洪武八年（1375）十月，遣其臣婆坤岡信奉金葉表文入貢。[2] 該年十一月，暹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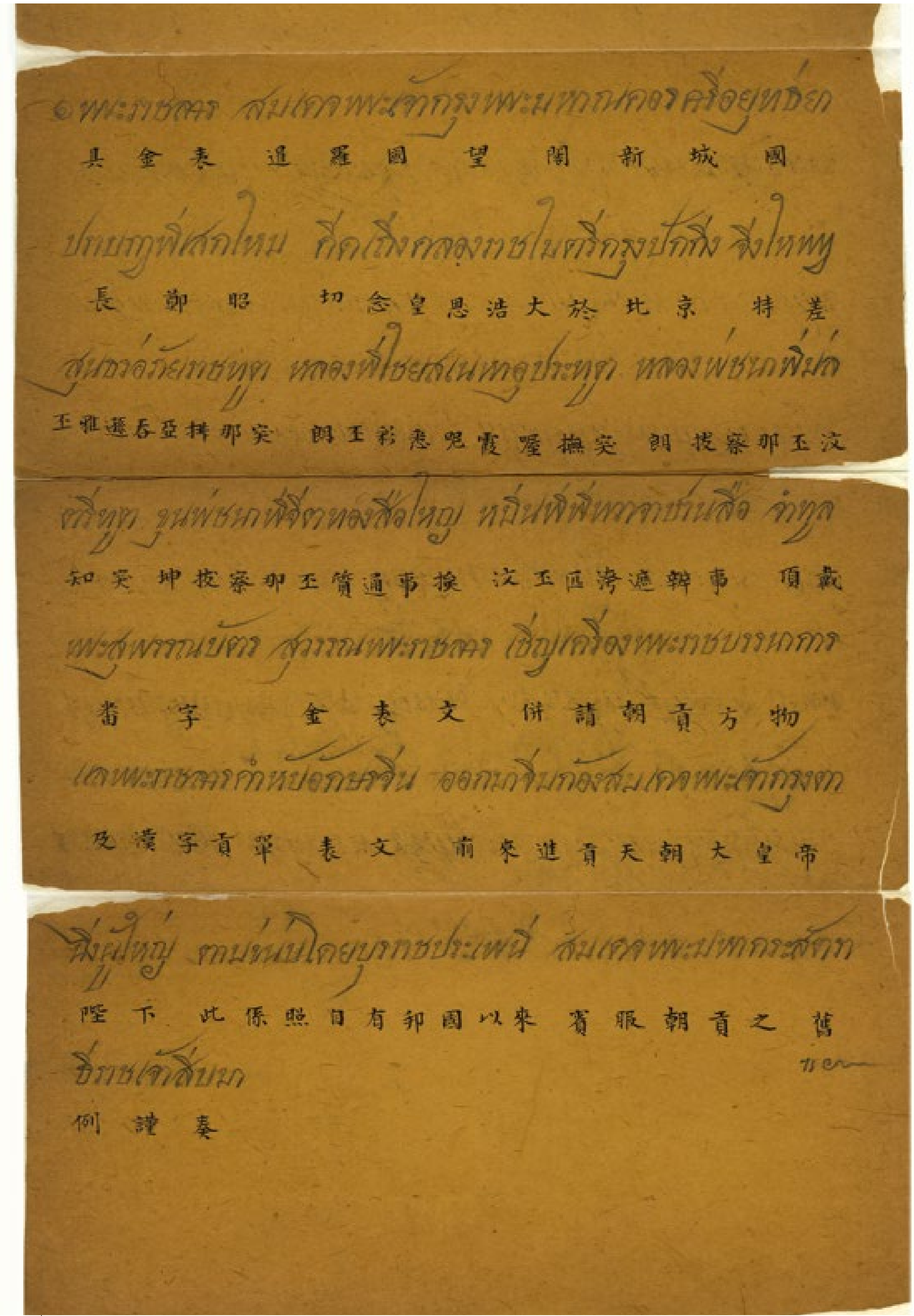
具金表 暹羅國 望閣新城國
長鄭昭 切念皇恩浩大於北京 特差
丕雅遜吞亞排那突 朗丕彩悉呢霞嘍撫突 朗拔察那丕汶
知突 坤拔察那丕簣通事擬 汶丕匯灣遞辦事 頂戴
番字 金表文 併請朝貢方物
及漢字貢單 表文 前來進貢天朝大皇帝
陛下 此係照自有和國以來 賓服朝貢之舊
例謹奏

圖2　清　暹羅國長鄭昭　〈為具金表進貢天朝事〉　清乾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斛國舊明臺王世子昭勃羅局遣使奈暴崙進金葉表文，貢方物。[3]

以後暹羅在英宗正統十二年（1447）九月、憲宗成化十三年（1477）十一月、憲宗成化二十三年（1487）七月、憲宗成化二十三年九月、孝宗弘治四年（1491）八月、孝宗弘治十年（1497）九月、武宗正德十年（1515）、明世宗嘉靖三十三年（1554）九月、明世宗嘉靖三十七年（1558）閏七月、明神宗萬曆七年（1579）、明神宗四十五（1617）十月、明熹宗天啟二年（1622）十二月等年遣使具金葉表文入貢。

在暹羅之後，以金葉表文朝貢中國的國家是明太祖洪武十一年（1378）秋七月，南番彭亨國及百花國各遣使進奉金葉表文。該二國前代皆未嘗通中國。[4] 彭亨，即今馬來西亞的彭亨州（Pahang）。百花國，為位在印尼蘇門答臘西北部的巴塔克族（Batak），因該族顏面刺青，故謂之百花。

第四個進奉金葉表文的國家是占城，該國在明永樂元年（1403）七月、宣德十年（1435）六月、英宗正統二年（1437）五月、英宗正統八年（1443）四月、英宗正統十年（1445）五月、英宗天順四年（1460）七月、英宗天順八年（1464）三月、憲宗成化十四年（1478）七月、孝宗弘治元年（1488）二月、孝宗弘治八年（1495）十月、明世宗嘉靖二十二年（1543）六月等年奉金葉表文進貢。

第五個進奉金葉表文的國家是滿剌加，該國在永樂三年（1405）、憲宗成化十一年（1475）五月、武宗正德十六年（1521）六月等年遣使齎金葉表文及方物進貢。

第六個進奉金葉表文的國家是蘇門答剌國，該國在憲宗成化十六年（1480）八月遣正、副使馬力麻物等奉金葉表文及朝貢方物。明朝對使節賜宴，并致送金織衣、綵段等物有差。馬力麻物等曾請求賜予冠帶，明朝不同意。[5] 以後該國就不再遣使中國。

第七個進奉金葉表文的國家是爪哇國，該國在孝宗弘治八年九月遣使入貢金葉表文。

在明朝，對中國朝貢的東南亞國家可以說是歷朝以來最多者，包括：安南、占城、爪哇、浡泥（渤泥）、三佛齊、暹羅（暹羅斛）、真臘、呂宋、覽邦、淡巴、闍婆、彭亨、百花、須文達那、八百媳婦（雲南八百宣慰使司、八百大甸）、緬國（緬中宣慰使司、緬甸軍民宣慰司）、老撾（老撾軍民宣慰司）、木邦（木邦軍民宣慰司）、沙哈魯、答兒密、爪哇西王都馬板、雲南孟養府土官（孟養軍民宣慰司）、爪哇東王孛令達哈、碟里、日羅夏治、車里宣慰使司、合貓里、舊港（舊港宣慰使）、麓川宣慰使、馮嘉施蘭、婆羅、蘇門答剌、滿剌加、阿魯、孟誥土官、急蘭丹、南巫里、麻剌國、甘巴里、南渤利（喃渤利）、蘇祿國（東王、西王、峒王）、古麻剌朗、麓川平緬宣慰使、討來思、雲南孟艮府土官、鎮康州土官等四十六國或土司。在這些國家中，只有七個國家對明朝進奉金葉表文，可見該項外交形式還不是普遍，也非定制，完全是出於朝貢國的誠意。

敬奉金葉表文給清國的東南亞國家

滿族是在 1644 年在中國建立政權，暹羅是在清世祖順治九年（1652）十二月，遣使請入貢，並請換給印、敕、勘合。[6] 清朝賜以駝鈕鍍金銀印，印文上寫：「暹羅國王」。[7] 暹羅獲得清朝的外交承認，清世祖順治十年（1653），訂定暹羅貢期以三年為率，[8] 開展

兩國的朝貢關係。

暹羅在康熙四年（1665）二月遣陪臣航海具表進貢，其所進之金葉表文，有譯成中文：

> 暹羅國王臣森列拍臘照古龍拍臘馬庫陸坤司由提呀菩埃，誠惶誠恐，稽首頓首，謹奏　大清皇帝陛下。伏以新君御世，普照中天，四海沾帡幪之德，萬方被教化之恩，卑國久荷天朝恩渥，未傾葵藿之心。今特躬誠照例朝貢，敢效輸款。敬差正貢使坤司吝喇耶邁低禮，副貢使握坤心勿吞瓦替，三貢使屋坤司敕博瓦綈，大通事揭帝典，辦事等臣，梯航渡海，齎捧金葉表文、方物譯書一道，前至廣省，差官伴送京師進獻，用伸拜舞之誠，恪盡遠臣之職。恭祝皇圖鞏固，帝壽遐昌，伏冀俯垂寬宥不恭，微臣瞻天仰聖，曷勝屏營之至，謹具表稱奏，以聞。」[9]

康熙四年十一月，暹羅國王遣陪臣等齎金葉表文，其中文譯文為：

> 暹羅國王臣森列拍臘照古龍拍臘馬琍陸坤司由提呀菩埃誠惶誠恐稽首，謹奏大清皇帝陛下。伏以新君御世，普照中天，四海隸帡幪，萬方被教化。卑國久荷天恩，傾心葵藿，今特竭誠朝貢，敬差正貢使握坤司吝喇耶邁低禮、副貢使握坤心勿吞瓦替、三貢使握坤司敕博瓦綈、大通事揭帝典、辦事等臣，梯航渡海，齎上金葉表文、方物進獻，用申拜舞之誠，恪進遠臣之職。伏冀俯垂天聽，寬宥不恭，微臣不勝瞻天仰聖戰慄屏營之至，謹具表以聞。御前方物：龍涎香、西洋閃金緞、象牙、胡椒、藤黃、苳蔻、沈香、烏木、大楓子、金銀香、蘇木、孔雀、六足龜等；皇后前半之。」[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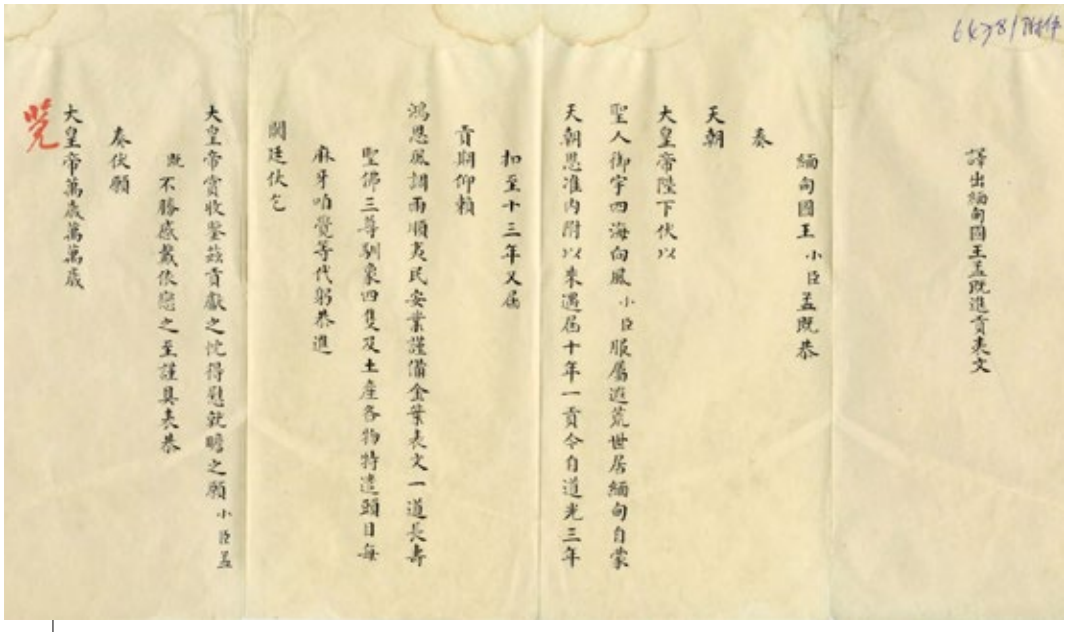

圖3　協辦大學士雲貴總督阮元等　〈奏報緬甸國王遣使進貢情形〉附件：緬甸國王進貢表文　道光13年8月3日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以後暹羅於康熙四年十一月、康熙六年（1667）六月、康熙十二年（1673）二月、康熙二十三年（1684）、[11] 康熙四十七年（1708）、康熙五十九年（1720）、康熙六十一年（1722）四月、雍正七年（1729）七月、乾隆十四年（1749）、乾隆二十二年（1757）四月、乾隆二十七年（1762）六月、乾隆三十一年（1766）、乾隆四十六年（1781）七月、[12]（圖 2）乾隆四十九年（1784）八月、乾隆五十年（1785）、乾隆五十一年（1786）、乾隆五十三年（1788）五月、乾隆五十四年（1789）八月、乾隆六十年（1795）、清仁宗嘉慶元年（1796）、清仁宗嘉慶十四年（1809）九月、清仁宗嘉慶十五年（1810）十月、清仁宗嘉慶十七年（1812）、清仁宗嘉慶二十年（1815）八月、清宣宗道光二年（1822）九月、清宣宗道光三年（1823）五月、清宣宗道光十年（1830）春正月、清宣宗道光十四年（1834）七月、清宣宗道光二十七年（1847）七月等年進奉金葉表文。

第二個進奉金葉表文的東南亞國家是南掌（琅勃拉邦），該國在乾隆十四年（1749）正月、清仁宗嘉慶四年（1799）、清仁宗嘉慶十二年（1807）九月、清宣宗道光三年十月等年進奉金葉表文。

第三個進奉金葉表文的東南亞國家是緬甸，該國在乾隆五十二年（1787 年）、乾隆五十三年六月、乾隆五十五年（1790）三月、乾隆五十七年（1792）、乾隆六十年、清仁宗嘉慶二年（1797）二月、清仁宗嘉慶五年（1800）、清宣宗道光四年（1824）正月、清宣宗道光十三年（1833）八月、[13]（圖 3）清宣宗道光二十三年（1843）、清文宗咸豐三年（1853）十一月、清德宗光緒元年（1875）二月等年進奉金葉表文。

解讀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的暹羅金葉表文

筆者多年前即已知悉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有一張暹羅敬奉清朝的金葉表文（圖 4），故宮說該表文出自鄭昭（1734-1782）。由於故宮南院準備在本年十月舉辦「薩瓦蒂泰──故宮泰文化特展」，其中展件有該一金葉表文，筆者有幸參與此項展覽工作，因此請故宮人員提供該展件的高清照片。經洽請在泰國曼谷的王懷清小姐，請她辨認該照片中的泰文字跡，她告訴筆者該金葉表文共有六行，第二行到三行有使節的名字，其拼音如英文的 Phra Jumroen Supannabat，此為一重大線索。我遂查閱相關清朝史料，發現清宣宗道光七年（1827）七月暹羅派遣正使的名字「呸雅沾煖舒攀哪叭臘車突」與該拼音相近，遂確定該金葉表文是出自暹羅國王拉瑪三世南克勞（Phra Nangklao）時期。

暹羅國王拉瑪三世南克勞在 1824 年 7 月 21 日登基，在清宣宗道光五年（1825），以鄭福之名義遣使入貢請封。道光皇帝冊封鄭福為暹羅國王。清宣宗道光七年七月，暹羅國王因受敕封，遣使齎進表文方物謝恩。暹羅國派遣謝恩貢正貢使呸雅沾煖舒攀哪叭臘車突、副貢使郎孫挖厘汝知握呸，及漢書記壹名、番書記壹名、番吹手伍名、漢番跟役拾名，通事鍾良新、林恒中貳名，恭進冊封謝恩禮物，龍涎香一斤八兩、沈香三斤、冰片一斤八兩、犀角九箇、白檀香一百五十斤、孔雀翎二十屏、翠毛九百張、象牙四百五十斤。[14]

暹羅國王南克勞為感謝清國冊封其為國王，特進金葉表文如次（由王懷清翻譯）：

第一行：พระราชสารสมเด็จพระเจ้ากรุงพระมหาณครศรีอยุทธยา มีพระราชหฤาไทยรำพึงถึง

（暹羅國王南克勞的信函，眷懷）

第二行：……พระราชไม้ตรีสมเด็จพระเจ้าเต้ากวง ซึ่งมีมาในกาลก่อนเจิ่งแต่งให้ พระจำเริญสุพัณบัตร

（跟道光皇帝長久的友誼，所以派呸雅沾煖舒攀哪吗）

第三行：ราชทูต หลวง……ไม้ตรีอุปทูต ขุนพจนาทองสื่อใหญ่ จำทูลพระสุพัณ

（臘車突、副貢使郎孫挖厘汝知握呸爲皇家特使。敬奉皇家）

圖4　清　道光　暹羅國進奉之金葉表文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第四行：บัตร……พระราชสาร เชิญเครื่องมงคลราชบรรณาการ พระราชสาร
（金葉表文和吉祥方物，）
第五行：คำหับอักษรจีน ออกมา……สมเด็จพระเจ้าเต้ากวง ตามขนบบุราณ
（以及中文字的勘合給道光皇帝，）
第六行：ราชประเพนี สมเด็จพระมหากระษัตรตราธิราช……แต่กาลก่อน
（是王室長久以來的傳統習俗。）

圖5 金葉表文、螺鈿表盒、龍紋蜜腊封泥和金絲線織囊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結論

以金葉表文作為和中國進行外交的文書型式，是從明朝開始，最早即是由暹羅開始使用，以後其他東南亞國家也使用。不過，跟中國關係最密切的越南卻從未使用金葉表文，原因是越南漢化較深，跟中國一樣，使用紙張和毛筆寫字。其他東南亞國家則使用貝多葉書寫，又因為使用「金銀花樹」表最大敬意，故對中國使用金葉表文。

故宮典藏的一張金葉表文，因為年代久遠，以及缺乏保管的文獻紀錄，上頭刻字辨認困難，以致久未能大白於世。今經過詳細考證，終於解開謎團，為此次泰國文化展覽增添一樁盛事。（圖 5）

作者為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名譽教授

註釋

1. "Paper legend, "*Knowledge, Academic Library*, accessed August 8, 2019, http://www.finearts.go.th/nakhonphanomlibrary/parameters/km/item/%E0%B8%95%E0%B8%B3%E0%B8%99%E0%B8%B2%E0%B8%99%E0%B8%81%E0%B8%A3%E0%B8%B0%E0%B8%94%E0%B8%B2%E0%B8%A9.
2. （明）胡廣等纂修，《明實錄．（太祖高皇帝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4，據江蘇國學圖書館藏嘉業堂明實錄傳鈔本校印），卷 101，頁 3。
3. （明）胡廣等纂修，《明實錄．（太祖高皇帝實錄）》，卷 102，頁 3。
4. （明）譚希思撰，《明大政纂要》（一）（臺北縣：文海出版社，1988，清光緒思賢書局刊本），卷 5，頁 11。
5. （明）劉吉等纂修，《明實錄．憲宗純皇帝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勘，1984），卷 206，頁 7。
6. 勘合是明朝於 1383 年首次發給暹羅的三聯單，上印有文字和編號，禮部、布政司和暹羅各持一份，三份文字和編號需相符，用以證明係暹羅國王派遣之正使，以杜絕假冒之貢使。
7. （清）李傳熊編修，《皇朝通典》，收錄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四十七年文淵閣本影印），史部，冊 643，卷 98，頁 10。
8. （清）陳昌齋等撰，《廣東通志（五）》（臺北：華文書局股份有限公司印行，1968，據清同治三年重刊本影印），卷 170，〈經政略十三〉，頁 36。
9. （清）馬齊、張廷玉、蔣廷錫撰，《大清聖祖仁（康熙）皇帝實錄（一）》（臺北：華文書局總發行，1964），卷 14，頁 12-13。
10. 清史稿校注編纂小組編纂，《清史稿校註》（臺北：國史館印行，1986），冊 15，卷 535，〈屬國三．暹羅〉，頁 12138-12139。
11. 康熙二十三年（1684），暹羅進表云：「啓奏大清國皇帝陛下，伏以聖明垂統，繼天立極，無爲而治，德教孚施，萬國不動而化，風雅澤及諸彝，巍巍莫測，蕩蕩難名。卑國世荷皇恩，久沾德化，微臣繼襲踐祚，身屬遐方，莫能仰瞻天顏。幸遇貢期，敢效輸款，顒遣正貢使臣坤孛述列瓦提、二貢使臣坤巴實提瓦抒、三貢使坤司吝塔瓦嗑、正通事坤思吝塔披彩、辦事文披述答新禮蝳等，梯航渡海，齎捧金葉表文、方物、譯書前至廣省，恭祝皇國鞏固，帝壽遐昌，伏冀俯垂鑒納，庶存懷遠之義。微臣瞻天仰望，不勝屏營之至。」（清）王士禎，《池北偶談》，收入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6，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四十七年文淵閣本影印），上冊，卷 4，〈談故四之四．暹羅表條〉，頁 7。
12. 鄭昭之表文內容為：「具金表暹羅國望闕新城國長鄭昭，切念皇恩浩大於北京，特差丕雅遜吞亞排那突、朗丕彩悉呢、霞喔撫突、朗拔察那、丕汶知突、坤拔察那丕貿，通事挨汶丕四夸遮，辦事頂戴番字金表文，並請朝貢方物及漢字貢單表文，前來進貢天朝大皇帝陛下，此係照自有邦國以來，賓服朝貢之舊例，謹奏。」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代宮中檔奏摺及軍機處檔摺件》，文獻類名：軍機處檔摺件，文獻編號：030434，事由：為具金表進貢天朝事，具奏日期：乾隆。望閣，即曼谷之不同音譯。
13. 譯出緬甸國王孟既進貢表文：「緬甸國王小臣孟既恭奏天朝大皇帝陛下，伏以聖人御宇四海向風，小臣服屬遐荒，世居緬甸，自蒙天朝恩准內附以來，遇屆十年一貢。今自道光三年扣至十三年，又屆貢期。仰賴鴻恩，風調雨順，夷民安業，謹備金葉表文一道、長壽聖佛三尊、馴象四隻及土產各物，特遣頭目每麻牙咱覺等代躬恭進闕廷。伏乞大皇帝賞收，鑒茲貢獻之忱，得慰就瞻之願，小臣孟既不勝感戴，依戀之至，謹具表恭奏，伏願大皇帝萬歲萬萬歲。」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代宮中檔奏摺及軍機處檔摺件》，文獻類名：軍機處檔摺件，文獻編號：064781，事由：奏報緬甸國王遣使進貢情形（附件：緬甸國王進貢表文），道光 13 年 8 月 3 日。
14. （清）崑岡等修，《欽定大清會典事例》，收錄於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史部，政書類，卷 504，頁 62。